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

園林 果實附

古詩三首

律詩二十四首

樂遊園歌

彦輔曰晦日賀蘭揚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萃森爽

洙曰西京記曰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道首其北四

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戲就此夜煥登高怪景雲而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

煙綿碧草萋萋長

洙曰射靈蓮詩萋萋春草繁江淹賦去春草碧色劉安招隱士春草生云萋萋

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洙曰又王梁家本秦川周王褒關

山篇遙遙秦川水千里長如掌層城出雲漢

長生木瓢示真率吏

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

洙曰魏文帝有芙蓉池在咸陽曲池坊臨水亭進芳門外即樂苑園也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王莽傳乃西波水之北即池之南

晉灼曰黃圖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詔古曰晉說非也黃圖有西波池即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趙曰長生木瓢則木瓢脩

長而生者蓋用之以酌則始為真率也

白日雷霆夾城仗

洙曰夾城仗當作甲閭闔晴

開映蕩蕩

洙曰曹植平陸東行曰閭闔天衢通前漢禮樂志遊閭闔觀玉臺天門開淡蕩蕩注閭闔天門蕩蕩天體

聖清之狀相如大人賦排閭闔而入帝舌節后夢捫天蕩蕩色正青

曲江翠幕排銀榜

洙曰潘安

仁籍田賦曰翠幕然以雲布陳張正見詩即此神仙內銀榜映仙宮陳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圃銀榜相暉蓬閣山宮金臺樓起神

異經曰東方青宮門有銀榜晉潘尼洛水詩翠幕拂洛湄○蘇曰姚萇張翠奔繡簾掛金篆銀榜

拂水低回

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

洙曰曹植云華閣綠雲一征○夢符曰右坡曹植言華閣綠雲

此種歌聲清切耳列子云薛譚學謳於秦青薛歸秦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

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趙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綠雲上征薛夢符刊誤乃引列子載秦青之歌響遏行云

雲又引西京雜記戚夫人歌聲入雲霄其意以為兩事皆有雲字遂用證之殊不知過雲別過住之且非杜公綠雲本意唯入雲霄

方有綠雲之義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

彭曰甫遊此悲



感當年之樂翻為此日之憂風物已非舊時  
華麗但觀碧草萋萋黍離之作与此同意  
數莖白髮那拋

得百罰深亦不辭節畫夜百刻蘇曰桑又在江摠席上  
日推來孟百謝曰揚子曰秦之士也賤陸

聖朝已知賤士醜機玄冕無醜士趙曰思此  
歸賦况北州之賤士為炎土之流人一物自荷皇天慈足悲者又天羣物之祖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謝曰庚信乞酒詩

雲貌秋心染朱丹田飲引值寒野之蒼茫梁元帝詩秋氣蒼茫結孟  
律潘安仁哀永逝文曰視天日兮蒼茫○趙曰蒼茫荒涼之貌○

彭曰蒼茫謂池上也甫不怨朝廷賤黜之非自傷年老  
無所依歸至於獨立池上詠詩遺懷其情為可憫也

阻雨不得歸灑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洙曰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初為初伏第四庚

暑元陽重授輕颺不奈纖雲不上○次曰以金伏畏火故熱驕陽也為霖欲歸灑西宅

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坵師曰自此句以下叙阻雨用爰

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坵泥勞寸心洙曰艇助而佇

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趙曰此言望襄西而阻於草堂

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園甘

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洙曰禹貢

惟海惟揚州洙曰包橘柚錫貢江文通曰塔長沙渚曾云萬里邦

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植日夜偶瑤琴洙曰

昭二十五年孟氏有佳樹言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三益此樹也○  
趙曰甘可用入貢以奉至尊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足以為重者

無它苦於豪吏之侵奪故耳邦人既不重之唯  
客居尚可封植也字出左傳敢不封植此樹

側塞煩曾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嶠嶽鄭曰嶠二條

流數翠實偃息歸瑯石潭洙曰靈運云拂拭烏皮几趙曰

謝莊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  
豈無施又云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喜聞樵牧音蘇曰

數日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膝臨水久之而去矣。趙曰公得歸懷西聞平昔之音而喜張景陽投來循岸則時聞樵歌音。令兒快搔背。蘇曰表安卧負暄頽簷頗覺和暢。我頭上簪。朱曰見馬父。烏皮綻注。

### 甘林

捨舟越西岡。朱曰謝靈運。舍舟眺迥渚。入林解我衣。趙曰惟恐入山之不。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修可曰曹子建。好鳥鳴高枝。晨光映遠岫。朱曰

陶若晨光喜微謝。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朱曰荆扉。扉柴門也。經過倦俗態。蘇曰張惠。過竟。這於。之。曰君子何。不足。以。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朱曰莊子。未肯羨輕

肥。朱曰子路。願肥馬衣。輕裘。蘇曰。梁。少。只。意。為。山。不。任。友。人。冠。任。人。力。負。新。而。退。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朱曰。莊子。其。皆。笑。以。老。乃。天機。凌。○。定。曰。天機。雖。三。

出。莊子。而今所用則。絃。曰。子。勿。矜。朱。明。是。朱曰。鄭。景。純。朱。明。動。吾。天。機。主。自。然。也。舊。注。非。何。足。榮。未。若。託。蓬。菜。陋。此。白。屋。非。朱曰。蕭。望。之。傳。周。公。致。白。屋。之。意。師。古。曰。明。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也。明。

朝步隣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鄭曰。色。脫粟為爾揮。朱曰。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此言民雖困賦斂猶能致意於賓客故曰可依也。

相携行且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趙曰。言。巨。雖。結。實。矣。而。長。老。者。不。得。喫。也。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朱曰。言。賦。而。無。餘。貨。迫。此。公。家。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趙曰。詩。不。能。奮。飛。

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趙曰。詩。不。能。奮。飛。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趙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綠。樽。須。盡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日。趙曰。沈。休。文。詩。夏。來。命。綠。樽。○。白。髮。好。禁。春。朱曰。禁。一。作。傷。○。鄭。曰。禁。

居珍切 石角鈎衣破 沈曰石角謂石菱角也 藤枝刺眼新 鄭曰刺何

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蘇曰劉岩隱逸不仕常著緇衣小烏巾天下咸稱其各行。師曰庾意欲

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師曰託言猶在仕途未能拂衣林下也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趙曰言城

徒催人老耳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趙曰尚欲留連之意。師曰甫意欲與鄭公於暮年

俱還政以自養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彥輔曰東方朔傳賈太后曰回輿枉

路臨安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言山林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趙曰於志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 名園依綠水

朱曰謝玄暉詩 野竹上青霄 朱曰比山。蘇文干青霄而直上 谷口舊相得

朱曰一用。王真傳鄭子真脩身自保成帝時王鳳時以禮聘子真子真道不屈而終揚雄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平巖石之下

名震于京師豈其渴豈其物。趙曰谷口以鄭子真指其廣文 濠梁同見招 朱曰莊子惠子

趙曰相視 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蘇曰蘇博招杜預曰山家酒香雞肥

為莊惠也 君子不借道長馬蹄遙遠可訪蓬華嶽此拳拳耳。師曰甫詩云第五橋東流水恨則第五橋乃蜀中橋名鄭子真與王鳳有舊莊

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喻甫之陪鄭廣文也

百頃風潭上千重夏木清 趙曰舊本千重無義善本作章出前漢食貨志大木曰章 卑

枝低結子 趙曰魏文帝芙蓉也云卑枝披拂羽 接葉暗巢鷓鴣鮮鯽銀絲鱠

香芹碧澗羹 朱曰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趙曰碧澗皆狀物之語而薛公禱遺以為地名名偶與同耳非是

翻疑施樓底 鄭曰施徒可切 晚飯越中行 師曰越地盛有芹魚行舟中多煮芹鱸魚故甫

有云云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鄭曰章移切。朱曰張騫傳匈奴破月支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

也。趙曰：戎王子說者以為花名義。異花開絕域，滋蔓匝。

清池漢使徒空到。城止移胡桃石榴首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

子。是為徒空到矣。舊注因不。神農竟不知。滋味而竟不知言多

異卉。趙曰：言此絕域。露翻兼雨打開，折漸離披。揚准

賦配藜四施注配藜披離也。趙曰：宋玉云白露下衆草兮奄梧

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他館皆異花雜張。

旁舍運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朱曰：碾渦碾磴

鄭曰：渦烏禾。藤蔓曲藏。朱曰：一作垂地詞賦工無。朱曰：一作益

公時為布。山林跡未賒。趙曰：言我之蹤跡盡捨書籍賣。趙

王叔艾嗜酒家貧常挾祖父所蓄書籍賣酒。來問爾東家。

日怪乃輕其東家謂為情人。郗原列傳曰：原游學諸孫松曰：君

鄉里鄭君。學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

之家藏書籍多故甫欲依之以就其書而有末句。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趙曰：任彦昇詩滄江路窮禹貢

子京得之於唐書中有殘膏賸馥之句。賸俗作剩字。師曰：滄

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趙曰：倒銀甲彈箏用。朱曰：古詩

箏銀甲不曾卸以銀。換酒來。朱曰：阮孚為常侍以

興移無洒掃隨意坐莓苔。蘇曰：鄭子真得酒以尾盃窳瓶隨

見其野。逸之興。風磴吹陰雪。趙曰：磴石雲門吼瀑泉。鄭曰：瀑

簞衣冷欲。朱曰：一作得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

溥朴處自有一山川。趙曰：溥朴者太古之世也以其山野乃

擁翼山門野老來看客言少有人到也何魚不取錢言魚賤也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蘇曰東方朔好食蘭以醋鹽拌之同茵陳蘭牙食之皆笑之朔

自脆添生采采美趙曰生菜非一矣而得茵陳春藕又添其美也

野鶴清晨出蘇曰蜀帝得山舒曰右見晉書

精白日藏精以爲妻庚信云山精錢寶刀石林蟠水府

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鄭曰過古禾切走馬定昆池朱曰唐安樂公

醉把青荷葉蘇曰李膺擊于嘗把青

狂遺白接離朱曰世說接離初也山簡爲襄陽守

刺船思郢公時一醉遙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臨酌無所知復

客解水乞吳兒朱曰吳人善四趙曰南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師曰安樂公主中

與冰水南人爲吳兒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摠能文

醒酒微風入朱曰嵇康聽詩靜夜分朱曰沈休文詩締衣

挂蘿薛鄭曰北激涼月白紛紛趙曰謂之紛紛言其在薛

幽意忽不愜蘇曰幽意不愜幽意忽然出山趙曰暗使世說

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師曰水住言回首白雲

自笑燈前舞誰怜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

多雜花多

松蘿薛言將軍樹也昔馮異不爭功獨屏擗下坐人呼爲大樹將軍羅乃

雨亦來過鄭曰古禾切

###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蘇曰郝隆王將軍近日有邊報。趙曰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為問訊其竹而報許之也。

故有下句連往之義。倒衣還命駕

洙曰再遊何將軍山杯也。倒衣為聞報而欲遽往也。

命駕也。倒衣如詩。高枕乃吾廬

洙曰主人無間故客至則安。有云顛倒裳衣。之若吾廬也。陶潛云吾亦安。

廬。花妥鸞捎蝶

鄭曰安吐火切。蘇曰蝶。日關中人謂落為妥。蘇曰蝶。日關中人謂落為妥。

蝶。則花枝安妥之際。有鸞捎掠於蝶。溪聲宣沸之中。懶趁魚也。

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趙曰言野人居則幽靜可知。師曰東橋即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花妥言花閑靜也。捎欲捎取之花無情而鸞有情。溪無意而懶有意。靜中有動意。古人立語多如此。休沐地言此可以休歇為湯沐之所。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

趙曰樽與榻皆前日之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

迎曾宿客鷓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

鄭曰貞觀十三年於洛南營太和宮後改。

為翠微宮元和中改為翠微寺。

天青黃子陂

洙曰陂名也。趙曰舊本作黃子。以秦華皇子起塚陂北原上得名。別無黃子之稱。公又有鄭虔詩云皇陂岸北結愁草是也。

疑過東籬

洙曰陶潛詩采菊東籬下。師曰樽仍在榻未移。言句法山未及上曰翠微黃叔度注江如千頃。陂翠微黃子。非寺與陂名特言其義也。

落日平臺上

洙曰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平臺上。趙曰此篇直書景物耳。平臺應是平穩之臺。別無他義。舊注引梁孝王傳非是也。

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

蘇曰黃藏好詩酒幽居得句家無。紙即摘桐葉題之。句法贈友人。口。

桐葉坐題詩

蘇曰黃藏好詩酒幽居得句家無。紙即摘桐葉題之。句法贈友人。口。

翡翠鳴衣桁

蘇曰戶吏切。杜作側。聲用。師曰下。此。

蜻

好事者常以毫褚遺之。趙曰題詩於桐葉之上。

蜩立釣絲自今幽興孰

洙曰一云自逢今日興。蘇曰謝敦。往來既相熟相見亦無定。期間暇。

來往亦無期

師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

師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



平臺上言其地僻靜翡翠蜻蛉皆馴  
自今幽典已熟是以來往無期刻也

頗恠朝參懶朝參謂入朝參謁應耽野趣長兩拋金

鑲甲蘇曰李廣金鎖甲未可輕拋朝廷尚憂西北趙曰甲言

乃其苦卧綠沉槍兩虎皆外也夢符曰右案車穎秦書曰符

堅使熊選造金銀細鎧金為縹以縹之綠沉精鐵也此史隋文帝

賜張翥綠沉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沉之槍舊薛云以縹以為精鐵非也

其柄也武庫賦有云綠沉之槍舊薛云以縹以為精鐵非也

曰廣志言綠沉占弓名劉劭趙郡賦言弓弩亦有綠沉黃間之號

○師曰薛夢符云綠沉精鐵也此史隋文帝賜張翥綠沉槍甲獸

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沉之槍于嘗博考綠沉之義或以為漆或以

為用綠設飾義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鏤管見遺藏之多年

實有愛玩詎必金玉雕琢然後為貴乎此以綠沉為漆也廣志曰

綠沉古弓名劉紹超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溪

魚揚下今角端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沉明月絃金絡浮雲

纏此言綠沉皆謂弓也弩名黃間以黃飾之也弓謂之綠沉其亦

以綠為飾乎綠沉槍疑以綠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趙

飾之三說不同故也載之

蒲柳楊也爾雅杜詩一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朱曰陶替羲皇

白曰則有雍容閑暇不盡之意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朱曰容色暮暮

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

把酒意茫然洙曰賈誼鵬賦斯遊遠城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

刑斯游此遊也謂沾祿買田之事也以為李斯則非○趙曰言未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蘇曰何遜京口

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

繞茅屋自足媚盤飧趙曰媚者宜也沈約詩旅

遊媚年春左傳盤飧加璧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  
秋庭風落果灑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北地無趙曰江南種橘江北成枳則知甘橘惟楚

地之所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洙曰一作邊新色盡屏紆桃

蹊李徑年雖故洙曰李廣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

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拖子紅椒豔色殊洙

徑以喻人懷誠信之人故能潛有所感一作豔復殊鏤石藤梢元自落到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寶

垂將盡葉帶辭枝洙曰一作柯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

洙曰冬清霜殺氣得憂虞洙曰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

林詩十

衰顏動覓藜牀坐洙曰管寧家貧坐藜緩步仍須竹杖

扶洙曰費長房投竹杖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

隅洙曰潘安秋興賦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趙曰

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灑西果園四十畝

趙曰果園四十畝而公直率以贈人此一段美事而古今未嘗揄揚公之美良可歎也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洙曰木玄虛海遠遊長兒子

幾地別林廬雜葉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

巡圃念携鋤正月喧鴛未茲辰放鷁初洙曰司馬相如

世注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

舒託贈鄉家有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處狎

樵漁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

三首朱曰一云  
秋日閑居

病枕依茅棟荒鋤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

山雉防求敵朱曰詩雉鳴求牡。趙曰雉性強而善鬪。江猿應獨吟趙曰應平

亦無心朱曰莊子東郭子綦隱几嗒然。似喪其耦。注言心形兩忘也。洩雲高不去朱曰見洩雲。隱几

衆壑生寒阜長林卷霧齊青巖懸就日朱果落封朱

泥朱曰以泥封。其接枝也。薄俗防人面朱曰人一作狸。左傳人心不

全身學馬蹄朱曰莊子有。馬蹄蹄言齒

吟詩坐迴首隨意葛巾低

籬弱門何向趙曰言籬觸更損。壞門無定向也。沙虛岸只朱曰一作自。摧日斜

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

稍曛黑朱曰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倚杖更徘徊蘇曰陶侃每見山水佳。麗之地莫不怡然倚杖

果實

古詩一首

律詩九首

園人送瓜趙曰此太平遺送官園中瓜也。師曰時栢公守夔遣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孰亦不早栢公鎮夔國鄭曰栢中丞。滯務

茲一掃食新先戰士朱曰成十年傳桑田巫言晉笑不食新。矣。注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逸曰食新

共少及溪老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甫自稱。傾筐蒲鵠青鄭曰

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鄭曰

合切。○註曰青瓜色如蒲。鵠蒲鵠首皆瓜名也。

鵠蒲鵠首皆瓜名也。

鵠蒲鵠首皆瓜名也。

嵌石街切嵌岩山險也師曰嵌實岩泉也引注來鳥道師曰鳥道乃飛鳥之道高貌沉浮

亂水玉洙曰魏文帝浮甘瓜於清泉赤松子服水玉○沈曰集水玉水精也愛惜如芝草落

刀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帶除洙曰謝玄暉殘翮似秋帶仍看

小童抱洙曰一作前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洙曰東陵邵平種瓜之地

也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趙曰此篇兩押草字亦豈東坡所云兩耳義不同故得重

用和○師曰草草辛苦貌

### 詣徐卿覓果子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洙曰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

獻名果制為美石以標奇麗李十五種內有綠李石筍街中却歸去洙曰石筍見李詩注果園

坊裏為求來

### 甘園

杜詩十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著葉密洙曰着一作羞白雪

避花繁洙曰郭璞柑贊花繁葉鮮翠藍○趙曰本言密葉如雲白花如雪而變其語云雲羞雪避乃公新奇之句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洙曰蜀柑歲入貢○蘇曰隋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即以蠟

封之使不泄香氣後於桃李孰終得獻金門洙曰公自託意於末章

### 解悶五首

同作十一首五首見文章門二首見絕句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洙曰一作侯長安東門瓜絕美乃邵平故

事○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也公長安人故有懷鄉之詩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

覓鄭瓜洙曰一作表州洙曰公自注今鄭秘監審○趙曰言鄭必有瓜州之命或舊曾守瓜州故云○師曰瓜州

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故人也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洙曰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

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夫變至京師趙曰禮記仲夏之炎方每續朱櫻獻趙曰天子以含桃先

薦寢朝今云朱櫻獻  
則亦南方之所貢也  
玉座應悲白露團  
洙曰謝玄暉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脩可曰唐史遺事云乾元初明皇幸蜀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貴妃不覺悲動○師曰高力士於御座傍設位享之上稍息蘇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

色趙曰君指言荔枝也紅顆酸甜只自知洙曰蜀無荔枝惟戎瀘最多蓋荔枝常生於嵐瘴之地也○師曰瀘戎二州名蜀荔枝譜云廣南及梓夔之間所出大率早熟則肉薄其味甘酸其精好者近比閩中之下品戎州圖載郡國志云

翠瓜碧李沉玉甃洙曰玉甃井也魏文帝書有云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赤梨葡萄

荀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趙曰此物言荔枝也可憐先與荔枝不異枝蔓他處所有而此物長於遠地娟娟然生所以嘆異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什蜀都賦

側生荔枝枝江蒲則自戎轉而下例以畝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山之宮以此禁苑王壺彫責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雲壑布衣給背死勞生洙曰謝師厚云生當

重馬翠眉須洙曰重當作善須一作疎○定功曰此一絕亦言荔枝歐陽公本作勞人害馬翠眉須蜀都賦

有曰印竹綠嶺茵桂臨崖產擬龍眼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按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置乃置騎曉夜傳至京師色未變馳召至於老死山谷間故曰勞人害馬也翠眉指貴妃也

題桃樹趙曰此非止因桃而題其所懷蓋含仁民愛物之心與夫過亂喜治之意其詳於逐句下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揔餒貧人

實趙曰言其至高秋時盡熟皆以分餒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望復其結實矣此其為仁民之心乎來

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鷺洙曰乳鷺鷺雛也謝玄暉詩花叢亂數蝶

風簾入雙鷺○余曰王直方詩話云漢駒父見陳無已小放歌行云不惜捲簾通一頓此為奇語蓋通字未嘗有人通予曰子豈不

記老杜云簾戶兒童莫信打慈鴟洙曰鴟有慈孝之名以其每百通乳鷺鴟

兒童莫信打慈鴟洙曰鴟有慈孝之名以其每百通乳鷺鴟

授哺反哺也○趙曰於簾

戶訓通乳鷺之住來而不信任兒童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

下車書正一家朱曰中庸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趙曰告羣盜

意乎後漢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小事殺之呂母怨宰碩家貨密與客以報仇合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執宰斬之羣盜之起由於呂母此非寡妻羣盜之謂乎

### 豎子至

檀梨且朱曰一作纒綴碧鄭曰檀莊加切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

輕籠孰捺香山風猶滿地野露及新嘗歌枕朱曰一作欲寄

江湖客提携日月長趙曰豎子所摘來之孰捺正欲寄遠而道路長阻費時日也○師曰壺中日月

長推乃持日月長携持以將柰之

###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

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雪階門下省退朝擎出大

明宮修可曰唐天寶時記云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朝薦為訖頒賜各有差金盤玉筋無消息

此日嘗新任轉蓬朱曰唐制賜近臣櫻桃有宴轉蓬自言流落如蓬之隨風任其轉徙也

### 蕭八明府是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朱曰一作

雖無數朱曰潘岳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濯錦江頭未滿園

池沼舟楫橋梁附

### 律詩九首

###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遠春意朱曰別賦春草碧色沅湘萬里秋鄭曰沅音元○朱池

要山簡馬朱曰見習池未覽風流盡注月靜庾公樓朱曰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

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而避之亮徐曰諸君可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便據胡床与浩等談詠竟夕其坦率行多

**零滅餘篇翰**

朱曰尚書序其餘錯乱磨滅○蘇曰吳相此類

然焯焯平生一釣舟趙曰此兩句公自言也高唐異浪滅髮髯識昭

丘朱曰登樓賦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趙曰高唐峽水入東而浪滅則可以行故能髣髴望昭丘而識之王粲登樓賦西接昭丘

注當陽東南有楚昭王墓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

趙曰既開竹徑則其徑顯豁豈是隱避於雲蘿之間乎官序潘生拙朱曰潘岳開居賦拙者絕意乎寵榮之事

趙曰潘生所以比鄭監蓋言其材器可以超遷而止如潘岳之拙也才名賈誼多朱曰本傳言誼年少

捨舟應卜地鄰接

意如何趙曰公欲往江陵故有鄰接之問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朱曰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趙曰鄭為秘書監即漢之東觀後漢

東觀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今鄭君罷退斯江海之人矣揮金應物理朱曰張景

樂當年歲暮不留儲○夢符曰右按古樂府煌煌京洛篇揮金留客坐饌玉侍鐘鳴○師曰揮金蓋二疎散金事張協字景陽詠史

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臣祖二疎朱軒耀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上足遺榮忽如無揮金樂當年歲暮不

留儲按疎廣為大傅兄子受為少傅乞骸骨歸上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日具酒食待族人賓客相与娛樂故

子美有揮金應物理之句拖玉豈吾身朱曰西征賦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羹糝秋

尊弱盃迎露菊新朱曰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盡盃復傾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趙曰言鄭君賦詩分我得頻頻有之乎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

得過字

海內文章伯朱曰唐文章三變而楊王為之伯故子美引而用之湖邊意緒多玉樽

移晚興

洙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趙曰曹子建仙人篇曰玉樽盈桂酒

桂楫帶酣歌

趙曰元帝烏桺曲曰沙棠作船桂為楫

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

客地衰白遠來過

洙曰鄭當時字莊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得溪字○魯曰池在使府內蕭摩訶所開

因是得名○鄭曰摩訶池即汗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

鄭曰駛苦夫切馬日行千里○洙曰船回霧起謝靈運浩浩夕流駛○馬曰駛疾貌

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

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青溪

趙曰公拍浣花溪爾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

洙曰房瑄相肅宗以事責官闕後為漢州刺史胡瑄所鑿也

庭分未到舟檝有光輝

趙曰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而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

實也又言騶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

豉化蓴絲熟洙曰世說王武子前

有羊酪指示陸雲雲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詎曰唐吳筠隱不仕帝賜以湖為扁舟之樂南嶽未蒙朝廷之賜然舟楫亦有光輝矣李華云蓴生水中葉似鳥莢採莖堪啖花黃白子紫色色三月至八月莖如如釵股通名為絲蓴十一月莖短為塊蓴亦名為猪蓴

刀鳴鱸縷飛

洙曰見設鱸歌注○趙曰潘安仁西征賦云饗人切縷鱸刀若飛

皂蓋灘淺正相依

洙曰漢二千石皂蓋朱轡

使君雙

荅楊梓州

悶到楊

洙曰一作房

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

洙曰梓州東川也

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

洙曰阮籍謂王渾曰與君語不若與

阿戎談阿戎王戎也渾之子○師曰楊梓州先人嘗守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利今在梓州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子又再守此

州故南詩有載阿戎遊之句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鮑曰任城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菱孰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露透憶舊青檀  
朱曰王蘇之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蘇之徐曰偷兒青檀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偷驚走○趙曰當白露降故憶青檀○詒曰甫悲秋而思故鄉故有是句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迹朱曰一作日○鄭地

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朱曰或各多引泉山田飯有

沙西江使舡至時復問京華朱曰心未嘗忘王室也○蘇曰王粲曰聞江西有侯者船

至煩問洛陽消息

舟檝

律詩十一首

杜詩十

十六

放舡

送客蒼溪縣鮑曰唐志蒼溪屬閬州○鄭曰閬州地名寰宇記

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趙曰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鮑曰言

江流翠自在坐穩興復哉舟行湍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

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朱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

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

色偷眼豔陽天朱曰一作年○趙曰公言佳人自術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爭相勝之意鮑明遠詩茲

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天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紫度曲鮑曰古詩云度曲翠眉低

雲鬢質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

婦莫學野鴛鴦修可曰古樂府相上桑羅敷行云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車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

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調之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舡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趙曰簡文帝晚景納涼詩荷淨月應來折輕絲○蒼舒曰右按家語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飮黍而後啖桃公曰黍以雪桃也○疎曰公子風調如水水之清佳人拂拭如藕絲之際

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趙曰蓋戲當速歸而詩不了將欲為雨以催之矣坡嘗使云颯颯催詩白雨來

雨來雪席上風急朱曰一作惡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

翠黛熏愁朱曰越多美女西施越女也古詩燕越多佳人○趙纜曰故乘七發越女侍側鮑明遠舞鶴賦燕姬色沮

侵堤柳繫趙曰蓋急雨當避舟於慢卷浪花浮朱曰浪起如花

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趙曰必稱月者以當五月炎天而遂成秋蓋公句法也

泛江

方舟不用楫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臨曰隨流也極目揔無波朱曰招魂曰目極千里方傷春心

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大觀曰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

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園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趙曰言有妓也古詩娥娥紅粉粧歡娛恨白頭蘇曰陳苑口青春風物雖

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朱曰

好歡娛獨恨白頭翁不得

馳逐五陵年少吁嗟父之

作禁○趙曰時景遷移一尺矣不為不愁○蔡伯世曰古以正月尺為令節曰晦日其說是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趙曰相連之蝶也裴子野雪詩

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趙曰錦繡之香也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朱曰明皇幸蜀號成都為南京置尹比兩都北望傷神卧北

窻書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

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甕無謝

玉為釭朱曰鄒陽酒賦醪釀既成綠甕既啓宋玉招魂云濡鬻炮羔有蔗漿此

###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朱曰見大食刀詩注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

信牙檣動朱曰庚信賦鐵軸牙檣○鄭曰檣器良切帆柱也○宋曰舡檣錘如牙遲日徐看

錦纜牽朱曰吳甘寧以錦纜牽舡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

舞筵朱曰歐七六切○朱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舞筵不有小舟能

湯盃朱曰蘇詩公曾云○程曰歌扇所以掩口遮羞要符曰按方言檣謂之撓或謂之權

郡○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之味如酒

### 覆舟二首

巫峽盤渦曉朱曰江賦衝巫峽以迅激又盤渦谷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

石朱曰清十六年隕石于宋五翠羽共沉舟朱曰洛神賦或拾翠羽鄒陽書積羽沉舟羈使

空斜影朱曰羈旅也○趙曰一句寫出押龍居悶積流朱曰龍居齊之所歸聚也○趙曰罪流之為孽也

逐輕鷗朱曰言其能迺尔竹宮時望拜朱曰前漢禮樂志正月辛酉用事甘泉園立使童男女七

逐輕鷗朱曰言其能迺尔竹宮時望拜朱曰前漢禮樂志正月辛酉用事甘泉園立使童男女七

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趙曰詳味此篇蓋因祠享而貢物也上四句言覆舟朱曰前漢郊祀志公孫言祠享下四句言覆舟桂館或求仙朱曰仙人可見上常處

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棗脯神人宜可致仙人好棲居於是長安創飛廉柱館師古曰飛廉及桂館二館名○董曰竹宮柱館事皆語鄭曰好陟駕切○朱曰晉子建諷玄宗好神仙姤女凌波日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帝童詭河間姤女工數錢也神光照夜年趙曰所謂神光如流星是日徒聞斬蛟劍朱曰荆俠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并殺無

復襲犀船朱曰溫嶠襲犀以照水怪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朱曰張騫也○趙曰上天以言見帝也然似者之情為可嗟矣

### 橋梁

#### 律詩二首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杜律十一

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二首十九

伐木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朱曰詩濟有深涉孫炎曰揭衣寒裳曹顏

遠褰裳不足難天寒白鶴歸華表朱曰遼東華表上有一鶴自稱丁昔有白鶴集於柱上有云有鳥有鳥丁令威三千年吾其歸日落青龍見水中朱曰橋影落水如

龍顧我老非題柱客朱曰見水宿遺興詩登樓必題柱注知君才是濟川

功朱曰說命若濟川用汝作舟楫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朱曰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夫不速神輟鞭之石皆流血○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

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也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

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朱曰謝惠連詩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邀異方乘

此與樂罷不無悲趙曰見橋成而翻悲何也蓋橋所以通往來公流落旅寓而不能歸此其所以悲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

竹揔擬橋東待使君朱曰并州小兒騎竹馬以迎郭使君

燕飲

古詩六首

律詩二十一首

醉時歌

魯曰按新唐書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彥輔曰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

朱曰一作華省朱曰衮衮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辨也虔以是不得志故不事事而官

獨冷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衮衮可知○蘇曰鍾繇諸公皆登臺寺省卿唯伊予尚卑折下僚○趙曰衮衮出玉濟云張華說漢史衮衮可聽言其議論不絕也○彥輔曰

諸公謂當時進任衮衮相續不絕貌廣文先生官獨冷朱曰

監置廣文館博士四人助教二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天寶九年置○趙曰明皇愛鄭虔之才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觀之則為冷官可知○彥輔曰北齊王晞曰非不受

作執官但思之爛熟耳○朱曰按本傳虔坐謫私撰國史十年還

杜季十

三十

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

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許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寺置廣文

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

兩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萬治國子館自是遂發其官貧約其落

也如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甲第甲乙丙丁

擬古詩甲第椒與蘭又甲第崇高蘭廣子湯詩甲第始脩營謂第

一宅也音書傳咸曰今贊皇皆厭梁肉用粉治宅甲諸第夏侯嬰

傳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

衡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前漢朱邑傳飢者甘糟糠穰歲

餘梁肉此詩傷時先生有道出羲皇蘇曰董廉曰道出羲

多無功而受祿先生有道出羲皇皇之上○趙曰暗使

陶替自謂羲皇上人也○彥輔曰既為之上則出可知矣或曰出謂原生於彼也先生有文過

屈宋

朱曰一云所談或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輻

朱曰古詩坎輻長古辛○

捐曰祖出楚辭七諫云年既過半百矣愁各垂萬古知何用

次輻而滯留○晁曰王逸注坎輻不遇也

孫瞻民曰昔人為名蓋若畫餅充飢者也杜言鄭名雖大無益於

賢或為凶飲或為豕飲大抵賢人不遇則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

已故名曰醉時歌衮衮者衮同也衮衮言衮同無別之其唐制御史

臺其勤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糾正百官之罪  
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省臺省清要之職  
今也賢不肖無所甄別使小人得以袞同而登之是以鄭虔恥與  
之並進寧甘心居乎冷官按唐史玄宗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而  
以官冷云者蓋玄宗方窮兵於邊不留心經術其後官解頴謂寓  
次國子監由是遂發故曰官獨冷甲第謂揚貴妃兄國忠賜宅京  
師以甲乙丙丁為次第國忠之進特以如寵而爵高祿厚凌反自  
約不足於飯詩刺素食蓋謂此也道出義皇陶淵明所謂羲皇上  
人是也出宋謂屈原宋玉坎軻不得志之貌古云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眼前一杯酒生不遇時死留虛名果何益哉自古有才之士  
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辨非無才也語其得道則未  
焉今度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惜夫坎軻不得志也  
**杜陵野**  
**客只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  
朱曰後漢杜陵鬻京兆杜預  
寶陶淵明詩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鄭曰地理志京兆府有  
杜陵縣乃古杜城漢宣帝改為杜陵甫世居此○趙曰公家於杜  
陵故云又言杜陵有布衣又言杜陵  
野老也  
**升米**  
倉舒曰前漢東方朔傳無令但索長安米史記八書太倉  
之粟紅腐不可食陶淵明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兒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

**到爾汝**  
朱曰文士傳爾汝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年二  
十餘融年已五十○孫瞻民曰莊子曰養志者忘形

**痛飲真**  
朱曰一  
吾師  
曰吾師乎吾師乎○師曰甫杜陵人也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孟  
子云褐夫是也彼褐短窄言貧約衣不掩脛日糴言無宿儲也太  
倉米言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所食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  
能贍養僕妾故也按甫有二子一曰宗文二曰宗武并妻共四口  
借曰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何以異於齊人之貧哉同襟  
期言范張雞黍之期鄭老指虔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得錢即相  
覓杜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是也不復疑者不以妻子掣  
肘有嫌疑也甫與虔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  
相忘雖無少長至若虔之痛飲真令甫  
北面不可不屈服也故曰真吾師也

**清夜沉沉動春酌**  
朱曰一  
花  
曰陸倕贈僚友詩敷文永  
清夜應暇書曰酌彼春酒

**前細雨燈**  
朱曰一  
花  
曰陸倕贈僚友詩敷文永  
清夜應暇書曰酌彼春酒

**落**  
趙曰近乎簷邊之花也劉勰詩簷花初照月學者  
多以簷雨之細如花遂以簷花為簷雨之名非也

**有鬼神**  
蘇曰吳肅醉發耳熱若  
歌春風疑有鬼神所助

**馬知餓死填溝壑**  
朱曰昭  
十二年  
傳齊于溝壑在太中詠史詩當其未遇時憂其填溝壑及黜傳  
臣自以為填溝壑石敏若曰朱買臣妻曰如公等餓死溝中耳

**相**  
臣自以為填溝壑石敏若曰朱買臣妻曰如公等餓死溝中耳

如逸才親滌器

朱曰司馬相如傳文君奔相如俱之臨叩尺賣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賤役也

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甄子茶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茶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歆嘗從雄學作詩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彦輔曰此言揚馬才學如此猶不為時

子雲識字終投閣

朱曰揚雄

用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朱曰陶潛為彭澤令是時詔遣

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督郵者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野命篇曰歸去來○石曰史記子胥曰猶石田無所用注石田無可耕言此亦陶潛三逕就荒之意也

儒術於我何有哉

朱曰

孔丘盜跖俱塵埃

蘇曰崔祥曰男兒當壯即仕儒術於我焉有所損哉阮兢曰孔

丘盜跖今為塵埃人生不樂胡為解憂○趙曰意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彦輔曰莊子孔子往見盜跖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不

按周乃萬言耳子美之意以謂至聖大惡同歸於盡而已

須聞此意慘愴

鄭曰上七感

生前相遇且銜盃

朱曰古之賢者不遇

全身於醉者眾矣故此詩末章皆寓意於酒而又以醉名篇○劉敞曰司馬遷書曰未嘗銜盃酒○趙曰劉伶云銜盃飲醪○師曰說者謂簷花為脫花非也杜詩云白花簷外采或云簷竹如暮雨瀉簷竹則知簷花為簷前之花簷竹為簷前之竹明矣清夜沉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寧不發動酒只取高歌有鬼神言聲幽怨也杜詩云時無五良伯樂死即休丈夫不以貧賤死生動其心前輩云莫憂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恨盃今宵有酒今宵且醉死生一付之天命焉知餓死填溝壑乎觀相如有逸才武帝嘗曰朕恨不與斯人同時尚且貧賤滌器賣漿揚雄投閣自殺古人不遇類皆如是何獨我輩是以甫勉度賦歸去來欲其棄官而去也石田乃沙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處雖貧尚有硯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効子雲仕於亂世以速投閣之禍况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負持如孔子號為真儒終以不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炙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為塵埃則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浮利皆不足慕要之終歸一死生前相遇以酒同遣適其它不足慘愴區區然以為憂也杜詩云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亦是意矣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蒲堂盡豪

傑趙曰漢書賓客蒲堂開筵上日朱曰一作月思芳草趙曰尚書正月十日

也故玉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安得健步移遠梅師曰此詩末章言氣酣日落西風來則知此上

日為日出時開筵思芳草嘆無花可賞也故有移遠梅之句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

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非急觴

為緩憂心擣朱曰小弁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心疾也少年

努力縱談笑朱曰樂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看我形容已枯槁朱曰漁父篇頽

色憔悴形容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辭自作風格老蘇曰盧蒙見江

摠文歎曰格老詞麗非後生輩所到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何劉沈謝力未工朱曰梁書何遜八歲能詩賦一文一詠范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遜文章與劉孝綽並

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編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又劉孝綽七歲能屬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

咸謂謂傳寫流聞絕域又沈約傳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過也才兼鮑昭愁

絕倒朱曰鮑昭字明遠晉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修可曰宋景

葵之句昔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昭蓋諸生頗盡新知樂武后名昭唐人讀昭為照爾鮑昭作明遠

朱曰少司命云樂莫樂兮新相知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

願吹野水添金杯蘇曰阮籍與人野飲酒盡興未盡籍曰焉得東風吹野水添此壺使金盃不空耶如

灑之酒常快意朱曰左傳有酒如灑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

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韓曰陳獻古人白骨

遍野雨生莓苔在生胡不飲酒

### 飲中八仙歌

修可曰蔡條云瓶字眠字天字前字各再押前字凡三押於古未見其體常質

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異亦周詩分章之意也○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此歌

用兩船兩天兩眼三前字韻如牽牛織女詩殊然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



讀書道士  
舍宅為觀

韻李太白高陽歌云鸚鵡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  
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云影落前湖青  
黛光金闕前開三峯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  
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薦碧實昨  
卉去不御勳其花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  
花用兩花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勳前所為又親  
故且不保人誰信所為用兩為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  
詩無遺恨當自有體邪師曰詩家多為此歌重疊用  
韻天字二眠字二前字三以贈八人析為八章故不為  
病如李商隱作九日詩云正是龍山落帽時又云乞漿  
問路知何時既曰丹楓墮葉紛隨飛又曰歸心自逐霜  
鴻飛豈謂贈八人取殊不知李杜之作蓋有所本詩祖  
於風雅頌如著詩云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  
乎而尚之以變英乎而疊韻之法起于此耳

###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洙曰唐書文苑傳賀知章會稽人少

以文詞知名陸象先在中書引薦為太常博士象先即知章之族  
姑子與知章甚相親善知章性放曠善諧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  
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矩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遊遊里  
巷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棧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天  
寶三年知章因病恍惚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舍本宅為觀上許  
之壽終八十六歲蘇曰阮咸醉騎馬歌傾人皆拒而笑曰箇老

杜十

二十四

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王祥醉憑肩輿頭不舉歸其親戲之曰  
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醒耶趙曰公以知章在馬上  
傍中如乘船戲之也眼花出吳均詩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  
彥輔曰梁簡文筆賦耳熱眼花之娛杜以南方之士不習鞍馬故  
戲之師曰賀知章吳人善乘船荆楚吳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  
精於操舟亦若西北之人迫近羌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  
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到用文杜詩若此類者頗多如  
黃鵠高於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鵠又為  
老翁則似白鳥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生花故曰眼花落井水  
底眠者謂醉卧舟中任其泛泛之所之豈非水底眠乎說詩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蓋謂是也彥輔曰范傳正李白墓碑曰公及  
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按子美此篇無  
裴周南豈范別有所稽邪汝陽二斗始朝天蘇曰北齊王勰好飲帝一日  
別有所稽邪

### 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洙曰本集八哀

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詩又贈特進汝陽王詩神異經西  
北荒中有酒泉孔融書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陸機百年  
歌曰若濁鏡口垂涎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故曰  
酒泉蘇曰郭弘漢帝其龍顧一日見帝帝曰欲封知郡邑何地  
好弘好飲對曰若封酒泉郡實出望外帝笑後日果封酒泉郡王  
見郭弘碑彥輔曰漢班彪疏曰願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趙曰汝陽王李適也言恨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也以其室雖受封汝陽矣猶以酒泉城下泉味如酒欲後移封也見魏車而使

### 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街丞樂聖稱世賢

朱曰唐書李適傳一名昌常山王承乾之孫也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書史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累封清河縣公後為李林甫陰中罷知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唐職官志左右相僕射龍朔二年改為左右任政光宅元年改為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以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為左右僕射晉何曾性奢豪日食萬錢適曰無下筋處劉伯倫酒頌先生於是方捧鬯承糟衛孟軟騰木以虛海賦噓吸百川吳都賦云長鯨吞航脩鯨吐浪○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此句世賢二字殆不可曉或云世當作避字寫本誤也蓋左相李適之有直聲右相李林甫茲邪適之

杜詩

議論數不同自免去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子美正用適之詩語也○師曰左相李適之也唐百無下筋處漢晉以來善飲者不過一石唐酒價賤每斗三百杜詩云適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二百青銅錢酒一石直錢三千然左相日費萬錢以斗石當其錢數而通計之則飲酒凡三石三十有餘也其視劉伶輩一飲一石五斗解醒更高出其右矣觀其雄飲若此豈非斲吸百川之比乎酒有青有濁青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山客為尚書李林甫為丞相遂罷適之政事故適之以退避賢路為辭所以調牛李也適之銷退避以酒自娛李當世稱其賢不以酒荒而掩其大德耳

### 青天 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皎如玉樹臨風前

朱曰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滴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青月夜乘舟自採石津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晉阮籍傳籍能為青白眼阮籍詩朝為美少年○齊詩風吹玉樹臨風梁何遜詩長安美少年少謝玄答叔父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世說使使立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上又手與夏夜共坐時人謂之兼尚高玉樹○師曰宗之為侍御史嘗與李白詩酒唱和昔阮籍能為青白眼見賢士青其眼見庸士白眼其眼白眼望青天言以酒笑傲青天也視造化如小

兒耳。或如玉樹言。安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

質絮白美丈夫也。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

禪。朱曰蘇晉蘇軾之子。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蘇定。修。可。曰。晉。願。之。子。也。逃。禪。言。逃。去。而。禪。坐。耳。此。東。坡。所。謂。蒲。褐。禪。同。夜。繡。佛。前。佛。一。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酒。事。之。他。佛。不。愛。也。蓋。彌。勒。佛。即。今。世。所。謂。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首。時。人。無。識。之。者。故。甫。有。長。齋。繡。佛。前。愛。逃。禪。之。句。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船。蘇曰船方言也所謂襟紐是已。○夢符曰右按關中呼衣襟為

呼衣襟為船有以見白醉甚雖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定功曰唐范傳正作白墓碑曰元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

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自稱臣是酒中仙。朱曰李白字太

逸才酣歌縱酒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

宗詔為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

酒日與飲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於酒

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迹江湖初賀知章

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後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趙

曰不上船世共疑之舊注不解此乃長安方言襟謂之船也薛蒼

舒引詩何以舟之舟亦船也杜公又引李翰林墓碑云玄宗泛白

蓮池召公作序公以被命力士扶以登舟以此之意則竟上船矣

非不上船也亦又非是。師曰不上船不即時上船以其醉也帝

常宴白蓮池忽欲有所賦遣人召李白使者過長安市上求索之

已見白醉卧于酒家矣及至帝所醉不能登舟帝命力士扶上船

故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杜詩贈李白曰龍舟移掉曉蓋謂此。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

煙。朱曰唐賀知章傳吳郡張旭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飲

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後漢張奐

傳奐長子芝伯英善草書王愔文志曰芝少時高操以名巨子勤

學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也學書水為

之里為世所寶寸紙不遺章仲將謂之草聖荀母韉之與謝鯨阮

放畢卓羊曇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排戶入

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

它人決不能耳以成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於晝夜時人謂

之入達。趙曰漢張芝善草書號草聖故以比之號旭為張顛故

有脫帽露頂之句如後漢班超傳單于脫帽徒洗旭為人酒亦脫

帽則露頂矣乃所以戲之蘇東坡所謂顛張醉素兩秃翁末句美

其寫字之疾也潘安仁作楊荊州誄云動翰如飛紙如雲。師曰

聖賢或露而飲潘號為囚飲張旭善草書每飲大醉以焦遂五

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朱曰按新唐書白自知不

與焦遂等為酒八仙師曰唐史拾遺云遂與李白號為酒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蘇曰嚴武也甫與武世舊

廬成都完花里與田叟野老相狎蕩

步屨隨春風鄭曰屨先篋切為稱曰屨村村自花柳蘇

鮑明遠行樂篇云春風太多情村村花柳好少年宜莫使頭

色樵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官步屨白揚郊野間遇士大夫

便呼與酣飲花柳字則魏應璩與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

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

手朱曰籍丁為兵也名在飛騎籍朱曰飛騎軍名趙曰微曲長

番歲時久朱曰長采借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前日放營農朱曰放營辛

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鄭曰差科皆切籍也誓不舉家走今年

大作社朱曰社祭也所以祈農事也春秋報故歲拾遺能住

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

首朱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趙曰晏子傳其御者意氣揚揚也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

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父客惜人情如何拒鄰

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朱曰言屢為制肘蘇曰孔

人責其違曰欲命駕數數被肘工部一世偉人造語深得要妙曾

中無國子監者不可讀其詩師曰足知甫父客與鄰叟無一日

遮我留仍嗔問升斗蘇曰何意以春秋知名海內累詔不仕月出

服其量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

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

洙曰世說陳紀字元方年十一時侯表紹

表公問曰卿家居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覆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表公曰孤往者嘗為郡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父何師元方曰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不師周公

史多暇日陪驄馬遊

洙曰老子為柱下史舊說驄馬御史

東山高頂羅珍

羞

洙曰謝安雖貴而東山之下志不熱晉子建綏帶傾庶羞

下顧城郭銷我憂

洙曰全博

以銷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惜愁

哀中流妙舞舞透迤夜未休

洙曰漢武秋風起生人方不能忘橫中流方揚去

掉歌歡樂極方哀情多

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

求

洙曰荀子執巴鼓瑟游魚出聽○詩曰日北莫大莫樂之意蓋樂極則哀之以哀樂不可過古人戒之作詩之辭當自然自三更

風起寒以下皆警戒之辭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

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

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具有極無使

霜露露沾人衣

洙曰此言極樂則悲來也○修可曰此做謝希逸月賦日月既役芳露欲晞歲方晏芳無與歸佳期

可以還微霜露沾人衣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

洙曰揚給事誅鞅我河縣學我洛畿○趙曰長門賦天漂漂而疾風

行子隔

手不相見

指曰管子道塗揚塵十步不相見也

湖城城南一開眼駐馬偶

識雲卿面况非劉顥為地主

趙曰左傳地主致餼言人為地之主也

懶迴

鞭轡成高宴

蘇曰宋宗昨見王濟遂成高臺之宴清談如玉屑落金盤使人嬾迴鞭轡繼燭飛玉觥

劉

侯歎我携芳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

休語艱難尚酣戰趙曰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照

室紅爐促曙光紫窻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

陌寒盡春生洛陽殿朱曰時盜賊充斥而肅宗理兵議收復也。趙曰句法使謝惠連與柳惲相贈

更箭朱曰陸佐公新漏刻銘豈知驅車復同軌朱曰書同軌文車同軌可惜刻漏隨

鳴淚如綫朱曰張衡占別離曲云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趙曰曹子建詩庭樹微銷

鄭駙馬宅宴洞中潛曜

主家陰洞細煙霧朱曰公主家也留客夏簾青琅玕

春酒盃濃琥珀薄朱曰本草琥珀是千年茯苓所化言

冰漿椀碧碼腦寒朱曰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鄭曰碼音馬腦乃老切石次玉。

已入風磴霾雲端鄭曰磴丁登切霾謀切。朱曰陸士衡飛塵躡雲端自是秦樓

壓鄭谷朱曰秦樓以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得仙故。朱曰陸士衡飛塵躡雲端時聞雜

佩聲珊珊鄭曰相干切。朱曰孔子入見衛靈公夫人南子自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以珠為簾如琅玕色故曰夏簾青琅玕。師曰山海經曰崑崙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朱曰蕭史弄玉夫也。好吹簫教弄玉作林間踏

鳥毛師曰蕭史聚秦女弄玉故言比崔駙馬踏狀流何處入

鳥毛鳥毛謂蕭史與弄玉同躡彩鸞而去也

落傳所謂中

國不絕如綫

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

陰洞幽洞也

朱曰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鄭曰碼音馬腦乃老切石次玉。

朱曰陸士衡飛塵躡雲端

朱曰陸士衡飛塵躡雲端

鄭曰沃房六切。亂石閉門高。趙曰皆言其幽棲。客醉揮金椀。

朱曰泗水之水。趙曰揮者棄也。既醉而遂以金。詩成得繡袍。朱曰李白外傳云白對明皇撰

樂府新詞得宮錦袍。趙曰唐武后使東方虬。清秋多宴會。

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亦此得繡袍。朱曰香醪酒也。又云賞樂。終日困香醪。

###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朱曰老子戎馬生於郊。何知共酒盃。燃臍郿塢敗。

董卓傳呂布殺卓使皇甫嵩攻卓弟是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滅其族乃尸卓於市。時始執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

置卓臍中光明達晝。師。握節漢臣回。朱曰蘇武仗漢節牧羊起卧操持節毛尽

落積十九年還歸。師。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朱曰言為莫龜

所困而心已無物矣。故云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髮登臺。朱曰王粲登樓賦聊假日

以忘憂。与此同意。重對秦箏發。朱曰見始知秦女善吹箏。俱過阮

宅來。朱曰見白須留阮宅注。師。留連春夜舞。淚

落落強徘徊。朱曰一云醉連春夜舞。淚。徘徊。

###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鄭曰充

隨意數花鬚。鄭曰數所矩切計也。蘇曰王逸少居山陰日

其細草稱偏坐。趙曰亦飲酒闌珊而偏於香醪。懶再沽

蘇曰張超香醪。馮尺吾懶。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漢制

金吾將軍主徼巡京師。時可曰韋述西都新記曰京師街闕有

金吾曉頓傳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

各一日。故蘇味道上元詩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師曰薛

慶符補遺引李廣從之田問飲歸。霸陵縣尉止之。今將軍尚不得

### 宴胡侍御書堂

朱曰李尚書之芳齋。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

翰林名有素墨客各興無違洙曰揚雄作長揚賦藉翰林以

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曰指言李尚書鄭祕監胡侍郎皆翰林之子也末句言文星亦然

歸洙曰漢荀陳德星聚左傳吾儕小人又云况吾儕乎儕等也詩不醉无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鑄下馬復同傾蘇曰既字居詩上句

鄰雞下五更洙曰趙典傳云大儀鶴髮注曰髮也久拚野鶴如雙鬢負遮莫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

白髮煩多酒明星惜此筵趙曰夜將尺而曉則明星行始

知雲雨峽洙曰高唐賦云巫山之陽高忽盡下牢邊洙曰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影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趙曰過於字如

得醉即為家蘇曰阮宣飄流往來人間居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洙曰漢王入關諸將多逃蕭何

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

緒寬不才甘朽質洙曰揚惲書材行朽織文質高卧豈

泥蟠洙曰揚子龍蟠于泥

趙曰所以自謙也

起蒼生



沈愛容霜鬢留歡上夜關

沈曰一作色關子美父諱開諸家本辨兩處非開字此亦可知其誤

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

沈曰古詩戎馬遍九州

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

趙曰李白亦云更看江月墮清波

酩酊

任扶還

蘇曰世康常醉人扶還家古詩曰但教長醉任自別人扶

宴戎州揚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趙曰破題已對言勝絕矣而驚見在之身則老情雖忘矣而

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趙曰歡樂之事任主人為之

重碧

拈春酒

沈曰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注縹深碧色○蘇曰歐陽文忠公曰酩酊當作拈○趙曰舊本作拈春

紅壁荔枝

沈曰蜀都賦旁擬龍目側生荔枝○蘇曰李充閩中行云擘荔枝濕輕紅酌竹葉醞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二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

星落黃姑渚

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

悄悄憶京華

清動盃中物

高隨海上查

不眠瞻白兔

沈曰事見查上覓張騫注

沈曰事見查上覓張騫注

沈曰事見查上覓張騫注

朱曰劉孝綽月詩橫柯半玉蟾植叢映金兔拾遺記玄州百過  
之南以水精為月刻瑤為兔楚辭夜光何得蟾光在復

落烏紗朱曰烏紗帽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况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

窻樽蟻添相續朱曰子建七啓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沙鷗竝一雙

盡憐君醉倒更覺片朱曰一作我心降朱曰詩我心則降

### 劉九法曹鄭瑕立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朱曰漢制以曹掾也言其有所負荷鞍馬去相尋朱曰一云到荒林能更逢

聯璧朱曰潘岳夏笑湛每華筵直一金張詠曰文帝惜百金罷露臺顏師古注以

為金一兩直十千則百金者晚來橫吹好沈括曰後漢班超假

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

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興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俗

用者黃鵠籠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泓下亦龍吟朱曰馬融

折楊柳黃華子赤芸揚望行人十曲鳴水中不見以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食夢符曰按前漢書曹立生數招權顧金錢蘇曰隋煬帝宮姓

遊揚州見菱茨曰罄錢一餘抄雲子白朱曰雲子雨也荀子

食其奢富如此具大拾遺瓜嚼水精寒無計迴雲賦曰託地而遊宇

友風而子雨時可曰漢武帝內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

矣宋玉云主人女吹香菰之飴惟菰米瓜嚼水精寒無計迴

之香滑潔白然後足以當雲子之饗也主人情爛熳持荅

船下空愁避酒難趙曰言主人苦相主人情爛熳持荅

翠琅玕朱曰四愁詩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趙

師曰漢武帝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玄光梨角風實雲子南宮大碧西鄉扶老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內翰以雲子為雨誤矣翠琅玕以喻投我之恩重故以此詩荅之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後同諸公及舍弟宴

書齋

溼注汗血種

洙曰漢武元鼎四年秋馬生溼注水中作天馬之

汗血言汗從前肩髀出如血

天上麒麟兒

洙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携見室誌上

人誌以手摩頂曰

才士得神秀

洙曰孫綽賦天

書齋聞雨

為棣華晴雨好

洙曰棠棣之華

綵服暮春宜

洙曰老萊子

取暮春者

朋酒日歡會

洙曰七月朋酒斯饗

老夫

今始知

蘇曰西門卓岐路荆棘人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定功曰古詩兩

衣露淨琴張

饒節曰月落露

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蘇曰韋玄每

或檢閱文字燒短燭燼則罷課夜常以此為程短尺燭也○趙看

劍引盃長

洙曰看劍一云煎茗○趙曰東坡有云引盃

詩罷聞吳詠

洙曰吳詠作吳人詠詩也○

扁舟意不忘

趙曰惟其聞吳詠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

趙曰鮑明遠詩

鮮鱠出江中

趙曰枚乘七發

鄰舍煩書札

洙曰司馬相如

肩輿強老翁

趙曰以筍輿

病身虛俊味

趙曰以病不能食

何幸飲兒童

以婦故燕

獨酌

步徠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朱一作蕊

花葉是也一行朱曰行行朱曰蜂粘蟻上枯梨薄劣慙真隱朱曰謝

彼美丘園道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朱

鼻眼軒車也○倉舒曰右按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

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師曰蜂粘落絮蟻上

枯梨言無味也獨酌最無異味故以喻之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

隱嵩山徵求利祿此所謂仕塗之捷徑耳甫以薄劣而遁世故云

真隱非有意於軒冕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朱曰西京雜記云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

夫目睨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趙曰今公得酒獨酌而用燈事大抵取喜

事而酒綠正相親朱曰綠一作色醉裏從為客趙曰任從為客而

已詩成覺有神朱曰如有神助也公嘗有詩云讀書

為客得醉且詩成覺有神朱曰如有神助也公嘗有詩云讀書

以寬釋也

能文章曰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師曰言兵戈之際

思若有神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何曰低頭言愧而不能仰視也○蘇

駕過盪不問高下皆平揖未嘗低折人目為後輩卧龍一日部使

者渴職少頃弟昭曰子卑賤如此如何不深雲笑傲作此態豈不

愧野人耶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三